

雨滴雨滴

淑詩

雨，絲樣的，天鵝絨般，若股濃愁意，
彈之不去。

一向懶然的大慶山，居然也罩起了矇矓羞
却的串串白紗，令方寸濡濕，令異鄉遊子醉然
已拋回鎖古的歲月。

于是，股股底蘊雨意，若晶翠、若白潤
，穿梭于恒來方寸，昔日底卡夫卡，狄瑾孫早
已拋回鎖古的歲月。

于是，盯你漠然眸子，聞你足底的跫音，
皆激起我愁度一片。

芸，據聞你喜悅雨，傳說你亦來自雨港。
芸，因之我深信：你底心必若阿美洛蒂特
你底思緒必悄然觸碰著
楓的馥香

于是，芸，一齣恒來的古老劇正暗傳于你
我之間。既無歌德式的燦爛耀目，亦無十四行
詩的尊貴，觀眾近乎匿跡。

事實上，僅僅我兩曉得有這麼一椿事，
是椿暗藏于日記的事。

芸，爲著某一緣故，我會一度淪爲浮士德
，一度淪爲唯美主義者。芸，我想，我會是個
詩人。

芸，女爲悅己者容，女爲已悅者容。
于是，我想

你幽柔烏絲，是因我而滑入穹蒼，
你悠遊呢語，是因我而輕吟，
你蔚藍霓裳，是因我而來自海上。

雨滴雨滴

「除了愛我，也接受了我的愛意。」

黎明終必降成黃昏，
落日終必隱入黑黝
但亟之如洶汐，如潮湧，若刺骨寒風
中的股股雨意。

芸，你我自海上歸來，當然這椿子事開始
了，正如尤里希斯的模子般。
你崇拜白帆的瑩潔，因它起自藍茫
我卻歸于那深邃的沉靜，一股雄渾的
你喜悅于變窮的夕陽
我卻伸直了古銅臂子，于如焚的光子
你直願泊碧波
我卻激盪于狂飈濤浪
你歡愉于晨曦
我卻踟躕于霧外的朝陽

于是，自海上歸來，芸，又起了煙罩般的
雨。

芸，傳說中，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日，
是細雨霏霏。

芸，傳說中，齊伐哥揮淚莫斯科時，依然
是個懦弱的日子。

芸，你喟我不似悲劇英雄，我領首
芸，你喟我目光冷如巫婆底奶頭，我領首
于是，該走的時刻到了
于是，我走了，在這嬾嬾雨意
留下的，
讓史懷哲與華盛頓的幽魂去爭執吧！